

狂妄逆行者



跟随自己的内心走，一切后果自负，这当中也有意想不到的结局。 Text 黄方玲

可知道哪个音乐家的专辑销量超越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或麦当娜Madonna？他就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。

音乐神童莫扎特精通多种乐器，4岁首次公演，6岁开始创作，约12岁完成第一部歌剧。他不仅为所有的交响乐器写了独奏曲，还给各种音乐流派留下杰作。年少的莫扎特，在作品里融入不同文化的音乐风格，但此做法并不符合当时维也纳的音乐传统或贵族品味。

正当许多同僚都忙着赢得重视时，莫扎特却辞去皇家作曲者的职位，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，迎来“狂妄自大”的声誉。虽然那个年代的维也纳听众无法欣赏他的作品，鹤立独行的他，才华最终还是被看见，成为万古长存伟人之一。

在六十年的成就上，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I.M. Pei获得无数建筑奖项。代表作有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东馆、中国香港中银大厦、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，但即使这么一位著名的建筑师，也难免有好几项建筑设计遭抵制和争议。

1980年代初期，法国总统邀请贝聿铭设计扩建卢浮宫博物馆来容纳大量游客。谁知，法国人不仅将玻璃金字塔看成死亡的象征、对十七世纪宫殿的不敬，而且还视为外国文化和现代主义的侵入。

尽管玻璃金字塔在开业的前后许多年都受到谴责，随着时间的洗礼，它成了巴黎重新焕发的象征，让贝聿铭赢得国际声誉，成为他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作品之一，也得到法国人的认同。

看看自己

还记得十五年前，有一次开窑时，一位收藏家第一眼见到我的作品，便立即表示有意买下。那时我刚跨界，半路出家，陶艺这条路能否坚持还说不准。

我曾经参观过这位先生的珍藏，他收集的都是各国名陶艺家的作品和古董陶瓷，件件能成教课本里的经典。所以当他提出想买我的作品时，我喜出望外，心想：作品被慧眼认可，理想仿佛已实现。但我听到自己说出“这是非卖品”几个字。

对旁人来说，我任性妄为，不识好歹。对我而言，绝无意吊起来卖。虽然作品被珍藏是一种荣耀，但我不愿意让好作品一出

炉就不见天地地被收藏起来。它只会成为收藏家的物品之一，就如后宫佳丽三千，意义不大；但在我作品集中，它独一无二，不可或缺。

好友低声劝道：“再考虑考虑吧！没钱交房租时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”

有些选择，只能听从自己的内心。很庆幸我一时的肆意妄为，那件作品在接下来的几年，在国际陶艺比赛中赢得了数奖项，成就了我。

任何后果

有时候，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”的决定，无法跟任何人辩解。但逆行的选择，绝不是轻率或鲁莽的决定，而是深思熟虑后依然义无反顾，愿意付出代价，并且随时接受失败。

当然，不是每一次的构思都必须狂妄逆行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“违反直觉”的自由和勇气。万一逆行失败呢？莫扎特就是这么一个例子。虽然离世后获得认可，但他一生贫穷坎坷，病逝时才35岁。

西方文化和教育重视个人主义，强调自我表达。西方人从小就习惯自信地论述，因为议论并不代表不和谐；美国人认为，不发言才显得没主见。

相反的，胆大妄为，似乎与东方人的教养背道而驰。与西方人相比，东方人通常以礼待人，避免争议，害怕说错话，在还没完全了解某件事之前，不会觉得自己有质疑的权利，因而吃亏了。

在久远的时代，逆行者或许都太前卫了。实际上不管在哪个年代，逆行是一种精神——豁出去的冒险，接受任何后果，包括自我牺牲，来实现创见。

看似超越实际的妄想，后来成为楷模和影响力，为后人开启了无比珍贵的新视角。

黄方玲，新加坡人。在美国修读博士学位时，于宇航局NASA担任研究学者。如今定居纽约，全职从事陶艺创作。